

# 威震敌胆

短篇小说选



## 目 录

钢铁拳头	黄知义(1)
留在心中的镜头	曹永好 马继善 李岳斌(13)
祖国的儿子	贺良凡(31)
“党代表”	节延华(48)
威震敌胆	曹登解(57)
啊, 祖国	王 宏(70)
迷茫的夜色	杨振文(86)
阿丽	杨容方(102)
道路	孙 汶(120)
巧破地雷阵	王以平(135)
水	龚莺清(141)
红河上	高安荣(151)
小苹果	薛 浩(161)
粮食	杨明连(173)
失踪了的目标	刘健安(180)
挡不住的电波	田 瑛(191)
归队	刘晓冬(199)
在开往凭祥的列车上	叶蔚林(209)

嫂嫂	刘汉勋(216)
发放之前	彭晓立(230)
春凌江的湖水	粟利国(240)
新的觉醒	柳炳仁(250)
他们生活在中国边寨	刘贵茂(265)
不光彩的记录	田舒强(279)
后记	(294)

# 钢 铁 拳 头

黄知义

还击越南侵略者的战斗打响了！步兵一连三排排长魏先荣，带领全排同志，披上伪装，潜伏在指定的冲锋出发地上，耳听着如雷滚滚的炮声，眼望着烧红了半边天的火光，他心里又兴奋，又焦急，几次扭头向指挥所的方向望去，心里热切地盼着：快发出行动的命令吧！

命令终于盼来了，魏先荣乐得心里一跳，向副排长张名义作了个简单的交代，立即沿着交通壕，向指挥所跑去。

临时指挥所设在一个山洞里，魏先荣跑进洞口，就见一号首长，正在对一个戴着防震帽的坦克兵干部在讲什么。

“报告！”魏先荣洪钟般的声音，响彻了整个山洞，一号首长和这坦克兵干部，都扭头迎向了他。

“动作蛮快！”一号首长对魏先荣满意地点点头，“过来吧，大概早等急了。”然后指着那个坦克兵干部说，“先认识一下，坦克团排长韩进。”

魏先荣望着这个坦克兵，心里不觉一愣，这人是开大铁家伙的吗？韩进的身材比自己低了一头，脸上好象没晒过多

少太阳光，白皮嫩肉，秀气得象个妹子，伸出敬礼的手臂，也好象没有自己的粗。如果说，开铁家伙的应该是大个、铁臂、黑脸膛，自己倒比这韩进还要象些。对方好象已发现了他这个神情，笑了，敬过礼后，主动地喊了声：

“魏排长！”

魏先荣这才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慌忙回了个礼，掩饰着自己的心情，说：“我们和坦克合练时，没见过你。”

“这不就见了嘛。”一号首长打断了他的话，交代起任务，“你们两个排，组成尖刀排，从现在已被我突破的五号岔路口，向前猛插，要排除一切困难，赶到27号高地。你们要紧密配合，捏成一个铁拳，把阻碍我后续部队前进的一切敌阵，统统砸烂！清楚了吗？”

魏先荣胸脯一挺：“明白了！坦克到哪，我们到哪，坦克不能干的，我们来啃！”

韩进却对魏先荣一字一字地说：“魏排长，请告诉你们排，有急事找我们，暗号是在车上指挥塔盖上拍三下，其他同合练的规矩一样。”然后才答复一号首长，“我们一定搞好协同，完成任务！”

“对！捏成铁拳，要及时通气。”一号首长满意地点点头，随即看了看表，“马上准备出发。”

“是！”魏先荣和韩进，异口同声回答了首长。从考虑到特定的联络暗号看，这个嫩生生的韩排长倒心细得很，就不知等会真刀真枪干起来，他会拿出什么本事。魏先荣同韩进一起离开指挥所时，对这新相识的战友，留下的就是这么个

印象。

魏先荣带领全排，跑步奔到路口时，一列三辆脱去伪装的坦克，发出隆隆的响声，已等在那儿了。韩进的半个身子，露在第一辆车的指挥窗外，向魏先荣亲切地招呼着。魏先荣马上叫副排长张名义跟九班搭乘第三辆车，八班搭乘第二辆车，自己就带了七班，搭乘在韩进驾驶的那辆车上。他们刚坐好，车子开动了，韩进向魏先荣做了个加强联系的手势，便缩进了车内，关好了车盖。这三辆载着步兵的坦克，象三匹钢铁烈马，掀起滚滚尘烟，直向炮声激烈的前方冲去。

行进的道路简直糟透了。五号岔路口向南延伸的是条山间土路。有的地方，还能容得一辆坦克，有的地方，坦克履带常有那么三分之一悬空，坦克在这样的路上颠着、摇着，就象在大海上坐小船一样。魏先荣怕坦克车内的战友为车上人的安全分心，第一次使用起韩进告诉他的联络暗号来了。他伸出大手，对着坦克指挥盖连拍了三下，“咣”地一声，车盖打开了，韩进的头伸了出来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魏先荣指指前面消失在山包后的路，说：“我们下车，在前面给你们指路，省得你们为我们分心。”

谁知韩进头一摆，果断地说：“我们临战前训练时，选比这还差的路练过。告诉大家，我们三档速度，一点没减，你们留点劲后面用吧。”说完韩进一笑，又缩进了车内，车盖原复盖好。魏先荣这时留心看看后面，发现这三辆领头的坦

克，始终保持着规定范围内的车距，不由心里一热，暗暗赞了一声：“行！”

坦克拐过了前面的山包，路面出现了复杂情况，好几处呈现着新土复盖的痕迹。这次魏先荣不管韩进同意不同意，“啪啪啪”，用力拍了三下指挥窗，就带了一个战士，嗖地一下，跳在路边。窗盖打开，韩进探出头来了，魏先荣马上对关注他的韩进报告：

“韩排长，前面路面可疑，我去查一下，有无地雷。”

韩进感动地望了一眼魏先荣，却把手一扬，说：“那些地雷，我从观测镜里看见了，问题不大，我们来处理，你上来吧。”接着，他把身子大半个伸出窗外，发出了命令：“机枪，炮火扫雷！”顷刻，象一个个引雷器落在路面，由近到远，轰轰轰！几个地雷被引爆了。魏先荣跳上车，激动地对韩进说：

“好办法！什么都让你们坦克干，我们会变乘客了。”

韩进轻轻拍了他一下，说：“一个拳头嘛，哪个指头方便，就哪个干，后面有你干的。”说着，二人相对一笑。韩进回身车内，战车象加了把劲，跑得更快了。魏先荣也从韩进两次处理问题的明快果断，感到这个协同伙伴的可爱，心里一激动，乘着这行军的空儿，他向全排同志发出鼓动讲话：

“同志们！学习坦克部队战友，主动协同，抢挑重担！”

“啾——啾”，突然，两发子弹从空中飞过，魏先荣马上警觉地发出命令：“有情况，跳车！”

三辆战车上的步兵排战士，听了魏先荣的命令，就象从

坦克车上弹出来那样，迅速跳到路边。“哒哒哒”，“卟卟卟”，机枪、冲锋枪子弹直向坦克扫来，打在钢板上，象炒豆似地蹦开了。魏先荣眼睛一扫，看清形势，立即组织部队行动，发出命令：

“副排长，指挥九班，为坦克指示打击目标；七班、八班听我指挥，歼灭威胁坦克前进的越寇！”说完，魏先荣端起冲锋枪，对着射来子弹的竹林，就是一梭子。

前面路旁的竹林，果然一阵骚动，魏先荣叫了声：“有门！”带领七班，就要追歼。只见坦克忽然减了速，三辆车上的机枪，分别对着路两边的竹林，灌木林扫射起来。坦克机枪位置高，扫射散开面大，只听见路两边的竹林、灌木林里，叫的叫，跑的跑，一下窜出几十名越寇，一个个象丢了魂似的，有的向山上跑，有的跑到了路上。魏先荣指挥战士们打倒了十几个窜到路上的敌人，正想追歼往山上跑的敌人，只听身后响起韩进的声音：

“魏排长，继续穿插！”

魏先荣赶紧停住了脚步，回头一看，韩进把头露在车盖外，向他做了个继续向前的手势后，又对车内讲了几句什么。接着就见韩进指挥的这辆坦克上的机枪，枪管微微一仰，一阵猛烈的枪弹喷射出去了。那些拼命向山上跑的敌人，顿时前仰后翻地倒下一片，这个办法不错！魏先荣向韩进喊了声：“打得好！”立即指挥部队继续跟着坦克向前穿插，摆脱小股敌人纠缠。全排同志刚把注意力集中到继续向前，副排长张名义又发现了新的情况，他跑到魏先荣跟前，

对着左前方一个山头一指。魏先荣一看，左前方山头上有敌人一个地堡，几个敌人正摆动一门乌黑闪亮的炮管，对准了路面。张名义焦急地请求：

“排长，我带两个同志去炸掉它！”

魏先荣想到刚才韩进的提醒，把手一摆：“不要被它拖住，我们的任务是穿插。”说着，他往冲锋枪弹匣子里装上一排曳光弹，“让韩排长处理。”说完，他端起冲锋枪，对着那山头的地堡，就是一梭子。曳光弹带着耀眼的光线，直射山头。坦克里的韩进立刻作出反应，只见三辆坦克的炮管都抬了起来，轰！一阵短促的雷鸣般的炮声，山头地堡马上笼罩在一片白烟之中，再也不见有动静。魏先荣见摧毁了这步兵不易炸掉的地堡，高兴地把手对同志们一扬：“跑步前进，跟上坦克！”于是，魏先荣排分成两路，在坦克两边快速前进。韩进探出头来了，高兴地对魏先荣说：

“曳光弹指示目标的办法好，我们在观察镜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往后还这样干！”

“好！”魏先荣扭头边跑边向韩进招招手，他为自己从坦克部队战友身上受到启发，摸到了一个协同穿插前进的方法，感到分外高兴，他决心更好地发挥自己兵种的长处，和韩进捏成一个铁拳，砸向指定的地点——27号高地。他有意识加快速度，跑在坦克前面，也是想再试一个配合坦克作战的办法——给坦克引路。他知道，韩进在车内的视界受着一定限制，对躲在道路转弯处、隘口、路边甘蔗林、竹林、灌木里的敌人难以发现，现在既然已发现了敌情，那么为保

障坦克的安全，自己就不能再搭乘在坦克上，要护住坦克两侧，还要扫清坦克前面的各种障碍，为坦克开路。果然，他这一协同动作，立即发挥了作用。道路前面，出现了一个急拐弯，魏先荣向身后的战士打了个手势，部队立即贴着路边警戒前进。刚到拐弯处，就见几个越寇正扛着两门无后座力炮，占了路边的一个土包，还没等这几个家伙在土包上匍下来，魏先荣的冲锋枪响了。接着，魏先荣身后的一个战士又扔出了两颗手榴弹，一群妄图阻挡我坦克前进的敌人全部报销了。

坦克安全地上来了。道路却变得更加狭窄，原来奔跑在坦克两侧的部队，已自然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由魏先荣带着，跑在第一辆坦克的前面，一部分由副排长张名义带着，跟在第三辆坦克后面，前面引路，后面护尾，眼看就要到展开进攻的地段了，道路却突然在一堵大石坡前断了。

魏先荣当即叫七班长带领同志们，登上石坡，占了石坡的制高点，布置了警戒。韩进的坦克跟着就在他身后停了下来。魏先荣对着正打开车盖、从车里钻出来的韩进叫开了：“韩排长，这个路……”

韩进两手一撑，咚地一下，灵敏地跳到了地上，把魏先荣一拍：“走，看看坡那边。”两人便飞快跑到坡顶。朝远处一看，上级指定的攻占地点27号高地，已历历在目。越寇一队由汽车牵引着的榴弹炮部队，刚刚到达高地附近的一片起伏的土包，倒的倒车，拉的拉炮，还有一些越寇，正扛着观察器材，向高地顶端走去。看来敌人已发现我们这支穿插

部队，准备利用27号高地的地形，进行炮火拦截。“尖刀排”只有迅速占领高地，打烂这支越寇炮兵部队，穿插任务才能圆满完成。可是，眼前的这个石坡，上来的这边，坡度比要下的那边小些，石头面上还有些土质；下坡的那边，不仅坡度大，而且是一块平平的大石面。韩进一看，眉头皱了起来。魏先荣关心地问：“怎么样？上得来，下得去吗？”

韩进没有马上答复，他弯着腰又向坡下四周看了看，坡下有一条小路，路的一边是密密的灌木丛，路的另一边是片甘蔗地，中间夹着一些光秃秃的土包，这地形一直连到27号高地附近。韩进抿着嘴唇想了想，才果断地说：

“魏排长，现在我们这一拳，只好这么打了。你们发挥你们的特长，利用这丛林、蔗田，向27号高地迂回。我们冲上坡来有把握，只是这下坡，以前没试过这样的坡度、路面，我准备自己驾驶坦克先冲上去，在到达坡顶时，对准敌人榴弹炮阵地轰它几炮，然后我再争取安全下坡。如果，我这头一辆坦克下坡不成功，后面的坦克就必须另找道路。我们这一炮打出去，必然吸引敌人的注意，你们和后面的步兵，就可以迅速迂回，奔向27号高地，我们将报告上级指挥所，调炮火支援你们。”

时间紧迫，魏先荣想，自己带部队赶快上去，是完全可以的，只是韩进开坦克冲上去，打上几炮，就会把敌人火力全部吸引到这边来，迂回前进的步兵危险是小了，但韩进的坦克处境将是十分艰险的。如若坦克下坡成功，保持还击能力，那事情好办；如若坦克下坡不成功，翻了筋斗，敌人

的炮火一来，后果就不堪想象。于是，魏先荣说：“我们排，马上迂回上去。你将地形状况报告上级，让炮火支援一下，你们车子就不必冒这个险了。”

韩进手一摆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坦克上的事你不要管了，赶快走吧。”说罢，韩进一挥手，弯腰快步跑向了坦克。

魏先荣只好叫过张名义：“副排长，你带半个班在这里警戒，韩排长过坡成功，你们向后面的坦克发出继续前进的讯号，自己跟着坦克冲上去；韩排长如若过坡不成，你们要不惜一切，设法把韩排长和车里的同志救出来。”安排好协助韩进的事，魏先荣才带领同志们迅速向27号高地迂回去了。

魏先荣带领同志们冲下坡，钻进甘蔗田里没多久，就听见山坡后响起了坦克爬坡的发动机声，他扒开两株甘蔗，回头一看，一辆坦克已冲到坡顶，从坦克身上的号码看，正是韩进那辆坦克。坦克冲上坡顶后，稍稍一停，炮管对着27号高地附近的越寇炮兵阵地嗵嗵就是几炮。这突然的打击，一下把敌人搞懵了，慌忙架炮装弹，有两门架得快点的炮，匆匆打来两发炮弹，全落在坡下路边上。这时，韩进坦克上的炮塔转了个一百八十度，炮管指向了车后，远远看去，车子就象要后退，魏先荣心里一怔：怎么这么开？然而，还没等他转过视线，只见坦克车头却向前面下坡方向一低，发动机声猛地一停，坦克向坡下滑去！履带轧着石坡，发出咔咔的响声。魏先荣看出来了，韩进把炮塔转动，炮管向后，是将坦克的重心后移，减低下滑速度。虽然，坦克向下滑动越滑

越快，但是一没翻车，二没栽筋斗。坦克闯过了险坡，发动机发出一阵吼鸣，炮塔唿地一下又转了过来，炮口指向了越寇炮兵阵地，地上冒起一股尘烟，坦克炮口又喷出了火光，嗵！嗵！坦克边跑边射击起来。副排长张名义带的半个班，发出“冲呀”的吼声，射箭似地从坡上冲了下来，借坦克的掩护前进了！魏先荣心里一阵激动：好家伙，把这个坦克驾驭得这么纯熟，真有两下子！他马上向同志们招呼：

“快！跟上坦克的速度！”

由于敌人的注意力，全被韩进的坦克吸引了，魏先荣他们钻出灌木，迂回到27号高地后面，敌人根本没发觉，他们冲上高地，敌人的一个观测指挥组，正在拿着送话器，指着迅速冲上来的坦克，哇哇乱叫。一阵突然、猛烈地扫射，这伙敌人伤的伤，死的死，举手投降的投降，魏先荣带领的排占领了27号高地。

站在高地上，魏先荣更清楚地看见整个战场面貌，韩进的坦克开了路，后面一辆辆坦克已跟了上来。魏先荣马上组织大家用曳光弹给坦克指示打击目标，同时用机枪扫射正在炮位后、汽车边、树旁慌忙顽抗的敌人。韩进和他们排的坦克，有了魏先荣这边的指点，炮炮打中目标，敌人的电台炸毁了，两辆指挥车起了火，一门榴弹炮刚在瞄准射击，被坦克上射出的两发炮弹，打得东倒西歪。

这突然的打击，把敌人打懵了，挨了火炮，机枪的一顿猛揍，似乎醒悟过来，他们发现不收回被我军占领的高地，整个阵脚都会打乱。于是他们一面用炮火阻挡我坦克前进，一

面抽出三门炮，对着魏先荣占领的高地山头，猛烈射击起来。当即有一名战士牺牲，两名战士负伤。魏先荣一看这形势，知道敌人是想去掉侧后的威胁，把他这个排消灭或赶下山头。他立即指挥同志们利用地形散开，继续还击，并发出响亮的召唤：

“同志们！人在高地在！堵住敌人屁股，配合坦克，把敌人消灭！”

魏先荣喊完，往冲锋枪里换上一梭子曳光弹，对着向山头射击的敌人炮火位置射去，还没等他这一梭子打完，敌人的这三门炮就全哑了。魏先荣定神一看，原来是韩进的这辆坦克，已接近了敌人的炮兵阵地，如虎扑羊群，一门敌炮正装炮弹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韩进的坦克已撞上去，把它翻到了一边，两个敌兵被压在炮下，挣扎了两下，就再也不动了，其余敌人吓得四处奔逃。而韩进坦克上的机枪又响起来，几个敌人跟着枪声，象倒柴似地倒在地上。这样一来，敌人命都保不住，哪有心思还手，他们拼命向一辆正要发动开跑的汽车奔去。可是，韩进的坦克一声吼鸣，象头猛狮，迅速地向那辆汽车冲去，汽车轮胎刚刚滚动，就被韩进的坦克撞翻了，连打了两个滚，腾起一股烟火。已爬上汽车的敌人，滚了一地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发出一阵哀嚎。

魏先荣激动了，高声地喊了起来：“压得好！压得好呀！”他沉浸在激动、兴奋之中对战友们说：“同志们，向坦克兵战友学习！七班守住山头，其他同志跟我打残敌，抓俘虏去呀！”魏先荣向七班长打了个手势，端起冲锋枪，就带着战士

们向敌炮阵地冲去。顷刻间，敌人匆匆赶来的这个炮兵连，全部被歼。

副排长张名义带着半个班也冲上来了，张名义跟上魏先荣，报告说：“排长，刚才报话员报告，一号首长根据坦克通讯报告的情况，在通话中嘉奖我们，说我们排主动积极，战绩显著，全排记集体三等功。”

“什么？”魏先荣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忙问，“韩排长他们排有吗？”

张名义摇摇头，说：“报话员讲，韩排长几次在通话中报告了我们排的情况，却一点没讲他们自己。”

这下魏先荣的头，象货郎鼓似的摇开了，嘴里连连直叫：“副排长，请报话员马上报告一号首长，攻占27号高地，全靠坦克部队的威力，他们战术精，技术好，打得漂亮。我们以全排名义，给他们请功。要报话员强调，我们两个排是一个铁拳！”

这时，坦克还在继续向前，只见韩进已打开了车盖，端着冲锋枪在点射那些一面逃命，一面顽抗的零星敌人。远看去，坦克象个钢铁巨人，韩进半截露在外面的身体，就象这钢铁巨人的头。魏先荣激动地喊着向坦克部队战友学习，向韩进同志学习的口号，带领身边的同志，向隆隆挺进的坦克跟上去。

## 留在心中的镜头

曹永好 马继善 李岳斌

### —

听说上级给我们连增加一名战斗员，同志们那个高兴劲哪，嘿，就甭说了。

你想想看，接连打了好几仗，这次我们又担任全团的主攻，关键时刻上级给我们补充战斗员，要不是好样的，成吗？我琢磨着，这个小伙子，一定是个浓眉大眼，腰粗膀宽的大个子，不象王成，也象个雷振林。

早饭后，我正在各班忙着收集好人好事，通讯员小吴突然跑了来。

“小常，指导员叫你去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“听说上级派人来了。”

我心里明白了八九分，一定是指导员要我把新来的同志登记一下，便三步并两步地朝连部走去。不知是固有的脾

性，还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只顾高兴，结果同张连长撞了个满怀。

“看你这调皮鬼，活蹦乱跳的，吃了‘兴奋剂’啦。”张连长半真半假地点着我的鼻子说。

我羞得红了脸，半天也没找到一句合适的话儿答复，还是好心的刘指导员帮了“忙”。

“得啦得啦，别南瓜藤碰到了黄葛藤，缠的不可开交啦。”他说着把我拉了过去。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师里派到连里搞摄影的陈干事，这是连部文书兼宣传报道员常保国同志。”

好家伙，我这时才发现旁边还站着个人呢。他细高个，白面庞，大约二十七、八年纪，背了个背包，一副防毒面具，右肩挎着一个挂包，一个水壶，腰上系了一根皮带，一支手枪，挂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不知装了些什么东西。这不是师宣传科陈忠华干事吗。可能由于他赶路，加上天气闷热，军衣都汗湿透了。

我给他敬了个军礼，他还礼后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：

“小常，今后我就是连里的战斗员了。”

战斗员？是上级派来的战斗员吗？我默问着自己，瞪眼看了看他。

“不相信吗？”他锐利的目光好象看透了我疑惑的神态。

“我是战斗员啦！”

顿时，一瓢凉水从头浇到了我的脚跟。天哪，我满以为增加的战斗员是扛枪的，想不到来了个照相的。乖乖，一个照